弑父而代之豈肯以弑父顯告諸侯春秋知其弑則書弑矣何獨於圍而從告乎或曰以申之會故為中國諱也商臣弑父使椒聘魯魯人受之春秋曷不為魯人諱而顧為列國諱乎或曰圍弑君而立恐其惡聞更名虔商臣弑父校之弑其凡子者其惡何如不聞商臣更名豈不畏惡之播聞乎此傳之不可信者也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孰曰不可非以諸侯而伐諸侯也此葢以詞之詳畧為輕重與狄秦狄鄭之義一也不然十五年荀吳帥師伐鮮虞何又不狄之乎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廬陵李氏曰程子曰楚弃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得與于同盟之罪實為幸也胡氏全本此若穀梁以平丘為善則固宜以不與為譏公矣公羊以為晉疑公與楚故不與公盟而春秋諱公若公自不肯與

馬故於曲之中又分曲直也如此則書法兩通矣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悼公疾飲世子止之藥而卒蓋以藥殺之也不然止何以奔晉也奔者懼罪而逃亦猶魯閔公薨而夫人孫邾之類是也按三傳皆謂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且為之辭皆妄也歐陽子之辨詳矣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劉敞曰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何以賢之為公

孫喜時之後賢之也此義固然但宋乃曹之讐國也會可往奔之乎其視二華向寧何異且喜時季札皆讓國者也以吳之亂豫貶季札于數十年之前以會之奔追褒喜時于數十年之後曾謂善善長而惡惡短之義若是乎

蔡侯朱出奔楚

左氏稱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謂蔡人曰楚將立東國蔡人懼出朱按春秋凡書諸侯出入必有起應昭二

十年蔡侯廬卒次年朱奔楚其後三年間朱無入卒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則卒楚之東國即奔楚之朱也東朱字相近穀梁本無國字二名必有傳寫之誤

有鸜鵒來巢

公穀皆謂鸜鵒非中國之禽宜穴而巢諸儒因之謂去穴而巢隂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按羅氏爾雅翼鸜鵒江以南皆有但不踰濟生本巢居亦非穴處此義在非所有而有不以其巢為異也逐君之兆亦太

君者未有不書名氏惟閽者盜者不書如左氏云當

書曰吳公子光弒其君僚不書者光之事未可知也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邾大夫濫邾邑當季氏專國黑肱以邑來奔觀

黑字上疑闕邾字蓋經文凡諸侯大夫以地歸者未

有不係之國如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

是也

定公

前二說似優

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葉氏曰夾谷之事穀梁家語與左氏畧同此非聖人之事好事者為之也自八年公兩侵齊齊亦以國夏代我西鄙至是始與我平而為好方陽虎請師以伐我鮑文子諫則齊且不乗陽虎之亂假之以求得志何忽以一彌牟之言遽求刼我而幸於倉卒乎左氏以為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穀梁以為孔子歷階而

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此乃戰國刺客所為孰謂聖人而為是此與太史書曹沫事相類沫刼齊小白反其侵地學者固知其非實今又緣沫事謂孔子反求汶陽之田可乎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高氏曰前此未有墮邑之事墮邑亂之至也傳以是時孔子為司寇行乎季孫墮郈墮費為孔子之功是不然大夫不臣諸侯陪臣不臣大夫上下循習之所

致非一日矣苟欲其不叛在正其本而已矣何城池甲兵之足患哉惟叔孫季孫不知出此故書墮郈墮費所以譏也而傳又反歸功孔子不思之甚也

公至自圍成

此葢圍成不克而歸耳說者以為孔子德化未至也夫墮郈墮費之事皆在圍成之前豈德化久而反不至邪宜君子之不信也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

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小人為辭者非二傳啟之乎

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謀救范氏也廬陵李氏曰按謝氏云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著齊不能清宋難也此亦一說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之患為尤急豈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謝氏說是

哀公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子乗勝遂入郢夫楚之所深怨者吳也蔡其次也乃何舍吳而圍蔡又重以三國之兵蓋志在蠶食小國與滅頓滅胡相類非專釋憾于蔡也即蔡宜得報而柏舉戰者蔡昭亦以復其祖父之讐也春秋不褒而獨褒楚耶不去爵者楚子自將此例甚明而說者往往以稱謂之間而妄生意義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衛輒據國拒父其罪甚著穀梁謂不受父命受王父命何也自此説出而後世有不父其父者矣按春秋蒯聵稱世子稱納則輒不當有國益明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魯伐邾取漷東沂西之田雖與之盟猶懼其來伐故城啟陽以防之左氏謂備晉也按春秋二百四十年晉未嘗有伐我之師非尊魯也無由而伐也蓋魯必

越齊衛而後至晉也齊衛方睦于魯魯何虞而備晉乎

盜殺蔡侯申

蔡昭公遷于州來州來廹吳國人憂危人心離貳故盜乘其亂而為逆也左氏謂公孫翩弒之也春秋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按公孫翩同姓大夫也而弒君又大惡也經隱其名又不書君何也此與閽弒吳子盜殺夏區夫之義俱同以賤故不名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會于黃池此晉吳因我以結好也公羊以為兩伯之辭非也是時吳雖强惟得魯爾欲交中國而無由晉雖世伯而至是諸侯少從者亦欲交吳以弭兵革之患故魯一出而二國從之春秋從恒書非以伯許吳也按是會吳自南而北且來自數千里之外其慕晉求會之意實多也若果抗中國而伯諸侯晉當從吳吳豈肯深入從晉乎

西狩獲麟

獲麟三傳訓釋不同治左氏者以為春秋感麟而作文止于所起治公穀者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而麟至按史記敬王三十九年春魯人獲麟孔子作春秋以是知麟出于前經修于後致瑞之說似無足據矣而定哀之時王澤寖微列國驕恣可謂亂極矣麟即弗出春秋可不作邪夾漈鄭漁仲有云孔子據魯史修春秋魯史之紀適至獲麟故於獲麟之後不及他事

此說頗為得之夫麟也出非其時聖人傷之或然反袂涕洟則近祆妄杜氏辨之詳矣

五經稽疑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五經稽疑卷八

明　朱睦㮮　撰

禮記

昏定晨省之節

昧爽丕顯向晦宴息此天道之晨昏人事之定節古今未之有改也況人之事親乃庸行也而顧欲踰其節乎記謂子婦雞初鳴適父母舅姑之所强人以所不可能亦非所以安父母舅姑宴息之性此記者過爲飭之詞非

聖人之訓也

禮不妄説人不辭費

邵淵曰器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褻衣之為便而衮冕之為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以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悦人之謂哉或貴於多而大或貴於高而文庭實滿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説謂不費於言辭豈經旨乎

太上貴德

公儀仲子之喪

檀弓曾之知禮者於仲子之喪必其禮當免而免及臨其喪見其所主之非故問而正之亦禮也說者乃謂故為過禮之免以弔而譏之是方欲責人以禮而先自處於非禮矣知禮者固如是乎

季武子成寢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堦下請合葬焉許之張子曰自伯禽至於武子多歷年豈容城中有墓此必是殯

欲取其柩以歸合葬也按張子之說新矣以事或有未當與孔子合葬於防同

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

子思曰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余考之父在而服出母期父沒而為後不服此理之常也子思有為而為此語當深思詳察自得之不可以道之隆殺為禮之輕重也

古不修墓

方希古曰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母之棺髐然暴於防而不修何有取於古也信如其言安足以為聖其誣孔子甚矣

不知其墓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母卒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夫子何人也焉有不知父墓之所必待母歿始訪於郰曼父之母得合葬焉此說甚誕甚誣疑漢儒好奇而為之

也

易簀

曾子弘毅之器任重致遠豈肯受大夫之簀而自處於不正乎信如易簀之説者是君子之死不可不正而未死之前猶可以自恕也其誣曾子甚矣意記者訛傳而為之詞後儒因得正而斃之言有合於禮遂信其事而不察其誣歟

禫得中制

吳幼清曰竊詳此文所載事辭皆妄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逍遥於門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為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為稱又以泰山梁木為比若他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為歌辭則可聖人自為此歌而自比乃若是妄也蓋七十子以後之人撰造為之欲表明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

襲裘之弔

從母之夫舅之妻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穉恩養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為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為服吳氏曰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理之所無亦可以義起此服也

同母異父之昆弟死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

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齊衰子夏固失矣子游亦未為得也按禮繼父同居有子者服齊衰三月不曰自狄儀始

禮不可斯須遠於身

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有其禮無其時君子弗行君子之於禮也不可斯須遠於身豈以家之貧富通塞為行乎子思賢者其為道粹者矣信斯言也焉在其喻於

道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

清江劉氏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君臣之義非虛也寄社稷寄宗廟寄人民焉爾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以致忠愛也若生而用死而棄生而厚死而薄生而愛死而惡是忘生背死也施之以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視其亡猶存也則夫桃茢胡為乎用於諸臣之

言

祭器不假

大夫祭器不假謂不假於人也凡有祿者造器必先造祭器後造用器不假謂我不假人之燕器以祭先也以為假之於人非也

湯沐之邑

方伯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畿內視元士春秋隱公八年鄭宛來歸祊公羊傳曰祊者何鄭湯沐之

者蓋一倡三嘆美其樂之盛也謂一人倡而三人和者

非是

喪服異制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記謂有大夫服士服之不同者

意謂古者喪冠喪服貴賤異制亦猶吉服之不等耳注

疏以布之精粗為别非也

悽愴霜露

君子之心悽愴於霜露之降怵惕於雨露之濡故春禘

而秋嘗不踈不數合諸天道至敬不忘如將見之求神送神皆有樂以感通之此殷周之所同也庸鼓萬舞作於蒸嘗於詩足徵矣記謂春禘為樂以迎來而有樂秋嘗為哀以送往而無樂殊不可曉

孝弟一道

孝弟一道也未有至弟而不本於至孝亦未有孝未至而能為至弟也乃謂至孝近於王至弟近於霸豈聖人之格言乎

焉疏以為脯自廟中來故拜受然冠不於廟脯何從來也呂氏以為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體以伸斯須之敬方氏從疏義皆非也

貍首

射義諸侯以貍首為節鄭康成所引曾孫侯氏疑即貍首也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歡奉天子而修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為節

則齋日不足後期則誠意已散並舉又非不先食之義也予承之宗學當祭期二三子來議予曰待伐鼓戒嚴之後先一獻然後舉文廟之祭以見禮制人情庶不悖矣

分別從祀諸賢

從祀諸賢唐宋俱封伯爵國初因之所以可考嘉靖間禮臣上議直曰先賢某子一姓或數人以此郡縣設主或置之上或置之下主既無定而神何以依乎予視宗